



和其他女孩不一样,阿里(左一)从小被当成男孩养大。

在阿富汗,有一种叫“bacha posh”的特殊文化传统,翻译过来就是“女扮男装”。有些阿富汗父母会把家中的女孩从小打扮成男孩,送她们去上学,希望她们能挣个好前程。可现实是,这些女孩的成长却经常因此而变得更加艰难。

# 阿富汗的“假小子”们

本报记者 王晓莹 编译

## 比普通女孩更自由

女扮男装的故事在历史上并不罕见,比如中国古代就有花木兰替父从军的佳话,但对这些阿富汗女孩而言,她们最初被父母打扮成男孩,有的是因为父母的一片苦心,有的则是因为家庭对男孩的期盼。

在阿富汗,男女不平等现象至今仍很严重,女孩往往被视作家庭的负担,只有男孩才会被赋予养家糊口、继承财产、赡养父母的义务。在这种情况下,有些女孩多的家庭会把女儿打扮成儿子来养,起到“充门面”的作用,因为男孩的身份能为她们出去工作提供便利;还有一种说法是,如果家里有“bacha posh”的女儿,下一个出生的孩子更容易是男孩。

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,一些“假小子”就这样诞生了。某种程度上而言,她们获得了比普通女孩更多的自由:因为没有女性身份的束缚,她们可以和男人一样单独出门买东西、送她们的姐妹放学回家、找工作、从事体育运动……任何男孩在阿富汗社会中能做的事,她们都能做。

近年来,这种“假小子”的现象通过报道、摄影等得以展现在世人面前。最近,《国家地理》网站通过瑞典摄影师璐璐·迪亚基去年在阿富汗拍摄的一组照片,讲述了几个阿富汗“假小子”的生活。

## 不愿回归女性身份

迪亚基萌生记录阿富汗“假小子”的念头,是因为她读了一本叫《喀布尔的地下女孩》的书,书的作者詹妮·诺德博格是第一个记录“bacha posh”现象的人。抵达阿富汗后,迪亚基通过当地翻译,找到了一户人家——他们家有五个女儿和一个儿子,其中的两个女儿被当成男孩养大。塞塔是家里排行第三的女孩,她出生后,因为一直没有儿子,她的父母便

把她当做男孩来养;两年后,塞塔的妹妹阿里出生了,她也和塞塔一样被当成儿子养大。尽管后来家里终于有了唯一的也是年龄最小的弟弟,但塞塔和阿里依然过着和男孩一样的生活。

如今,塞塔已经16岁了,她在学校里踢足球,还有一个不在乎她性别的女朋友,尽管双方父母阻止她们交往,但她们经常私下里约会。她的妹妹,14岁的阿里,家里有整整一盒子爱慕她的女孩写来的情书。相对于她们的母亲和姐姐们来说,塞塔和阿里无疑是自由的:她们不需要每天早早起床,帮忙做饭、泡茶。

然而,随着塞塔和阿里渐渐长大,身体开始发育,烦恼也随之而来,她们的生活变得更加艰难,甚至是危险。为了避开人们的风言风语,他们一家搬了好几次家。有时走在大街上,会有认出她们性别的人冲她们大喊大叫,管她们叫“变性人”。为了保证女儿的安全,她们的父亲要每天开车送她们去上学,但阿里依然对学校充满抗拒,因为她说自己“受够了总有人骂我”。

对此,她们的母亲很难过:“我们原先没有儿子,才在她出生后把她当男孩养,可现在,她因为男孩的打扮和穿着遭到了不公对待和骚扰。”

尽管父母已经改变了态度,希望塞塔和阿里“回归”女孩的身份,但姐妹俩并不愿意。“在阿富汗当女人太难了,女性几乎没有选择的余地。即使有,做出选择的也不是你自己,而是由别人替你决定。”迪亚基说,“这些女孩曾拥有过自由,你让她们怎么一下子回到那种毫无希望和选择的女性角色中去?”

除了塞塔和阿里,迪亚基还见过另一个阿富汗“假小子”:她叫扎拉,是个孤儿,从小由叔叔带大,之所以被当男孩养大,是因为叔叔希望她以后“有机会靠自己立足”。曾有8个男人向她求婚,他们都觉得扎拉是个性格坚强的女性。不过,扎拉一个也没同意,她现在自己带着两个女儿。为了保障娘儿仁的安全,扎拉也让两个女儿成了“假小子”。

## “这个身份是借来的”

另一个当过9年“假小子”的阿富汗女孩法尔玛,也曾向美国《时代》周刊讲述过自己的经历。当她第一次穿上男装时,享受到的感觉就是自由。她一路顺利地读书,按照父母“希望你是一个男孩”的意愿长大,甚至帮着家里做生意。然而,到美国读大学后,法尔玛对自己的性别产生了怀疑,她不断地问自己:我为什么需要把女性身份隐藏起来?难道作为女孩,我就不能拥有和男孩一样的骄傲与能力了吗?为什么我总觉得身为男性的自己更坚强?

当她正经历内心的转变时,法尔玛的生理状况也在发生变化——她快18岁时,女性特征还不明显。一个来自喀布尔的医生说,可能是法尔玛的心理倾向于男性化所导致的,这个说法吓坏了法尔玛的母亲,她希望女儿变回女孩。

法尔玛留长了头发,还去大学的心理医生那儿寻求帮助。她的思维慢慢地不再那么激进,她努力接受作为女性的自己。然而,2014年接受采访时,她说自己希望能留在美国,因为她担心回到阿富汗以后,社会不会允许她以女性的身份做成任何事情。“当一个‘假小子’给人的感觉,就是你觉得这个身份不是你的,而是借来的,因为你不知道,它随时会被拿走。”她说。

确实如此,“为了阿富汗女性”组织在喀布尔设有一个女性收容所,每年都至少遇到两个这样的“假小子”。她们遭受过来自社会的骚扰、羞辱,不被她们所在的社区所接纳,但她们依然不愿以女性的身份生活。因为从小没有接受过作为女孩的教育,这些女性成家后要面对穿罩袍、做饭的挑战;她们无法再像当初做男孩那样直视别人的目光,而不得不在陌生人面前垂下眼帘。

“如果我最终还是要做个女人,还不如从一开始就被当成女孩养大。”一名当过“bacha posh”的女孩说。

## 个人意见

# 当个负债累累的网红不如活出真实的自我

本报记者 王晓莹  
特约撰稿 孙阳阳 编译

信息时代催生了一批网络红人,无论是国内还是国外,大部分“网红”几乎都有这么几条类似的特征:她们漂亮、身材好、穿着时尚、爱好旅行。但最近,26岁美国女孩莉莎特·卡韦罗说,她就曾为了成为这样的网红而负债累累,好在如今她已幡然醒悟,回归本心。

莉莎特·卡韦罗现在是Instagram上的一个小网红,有1.2万名粉丝。然而,最初为了成为网络红人,她每个月靠透支和借债维持她展现在网上的奢侈生活,一度欠下了1万多美元的债务。

事情还要追溯到2013年,那时莉莎特从迈阿密来到纽约实习,初到繁华大都市的她萌生了一个想法:当一名网红,讲述千禧一代年轻人在纽约的故事。

为了成就这个梦想,她知道,自己要吃精致的早午饭、穿时尚的衣服、拍好看的照片,当然,还要出国旅游。“我疯狂购物,在网上买各种漂亮的衣服,都是为了拍出‘最美的照片’。”她说。当然,这些照片一张不落地都被她发到了Instagram账号上,她也由此积累了一批粉丝。

但网红的人气是需要靠钱维持的,曾有一名时尚达人说过:“你每年需要花费3.14万美元,才能满足粉丝的审美标准,维持在Instagram上的人气。”莉莎特也不例外,为了在网上更新的照片中衣服不重样,她每月要拿出200美元用于购物,还要花大约1000美元买奢侈品。为了看起来像社会名流,莉莎特每个月都去不同的地方旅游——这次去拉斯韦加斯,下次就要去巴哈马,再下次飞洛杉矶。



莉莎特在Instagram上晒的照片。

虽然有时工作也需要莉莎特出差,但她说:“归根结底,我2016年的大多数旅行纯粹就是为了在Instagram上发照片。”

然而,社交网站上光鲜亮丽的背后,是莉莎特的人不敷出。与她的开支相比,实习工资完全不够用。在纽约,她主要靠自己以前的存款生活,还得兼职打零工作为补贴,而这一切都是为了在社交平台上营造出一种令人艳羡的生活。回想起那段时间,她坦言,自己一直生活在谎言中。

即使后来实习结束回到迈阿密,莉莎特还是不停地把钱用在购物、旅游上,不知不觉欠下了1万多美元的债务。这样的日子一直持续到2016年年末,莉莎特终于开始反省自己——她到曼哈顿找了份新工作,准备过上努力、踏实的生活。

她做到了。为了省钱,莉莎特找了合租室友,搬进了公寓,房租每月只要700美元;她开始学做饭,还为自己定下了每周只花35美元的杂货预算。她还学会使用理财软件,每月工资在扣除房租和生活费用后,会自动转入她的存款账户。用了14个月的时间,她终于还清了所有的债务,而她的Instagram更新也不再那么频繁了。

不过,身为爱美的女孩子,莉莎特还是爱穿漂亮衣服,但她学会了更省钱的消费方式,那就是在奢侈品租借网站上租衣服或配饰。回顾过往,她很后悔自己曾经挥金如土、铺张浪费,“我原本有很多机会可以省钱”,“我不应该随便乱花钱”。

重新回归普通人的生活方式后,她说自己“回归到了真实的生活,找回了自我”。她也不再虚荣了,“每当有人夸我外套漂亮时,我会说:‘喔,你知道吗,这件衣服是我花50美元买到的。’”